

其实，人性的每一次证明都指向虚妄……

IN FACT, EVERY PROOF OF HUMAN NATURE
POINTS TO FALSEHOOD

证词

T E S T I M O N Y

[长 篇 小 说]

[美] 斯科特·特罗 / 著

苏心一 /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证词

T E S T I M O N Y

[美] 斯科特·特罗 / 著

苏心一 /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证词 / (美) 斯科特·特罗 (Scott Turow) 著 ; 苏心一译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8.9

书名原文 : Testimony

ISBN 978-7-5594-1691-9

I . ①证… II . ①斯… ②苏… III .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5570 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 图字10-2018-68号

TESTIMONY by SCOTT TUROW

Copyright: © 2017 by Scott Turow.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Beijing Fonghong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证词

著 者 [美] 斯科特·特罗

译 者 苏心一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申 丹

版权支持 张晓阳

文字校对 孔智敏 张宛宜

封面设计 王超男

版面设计 张彩霞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5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91-9

定 价 4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阿德里安娜

写给中国读者

我很高兴有机会给《证词》的中国读者们写几句话。大约六年前，作为美国国务院和上海文学节邀请的客人，我出访了北京和上海。跟几乎所有去中国的美国人一样，你们的国家，它的美不胜收，它备受推崇的传统，它无限的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我来说，《证词》这本小说耗费了数十年。2000年，我在荷兰，宣传我当时新出版的小说《个人伤害》。我的荷兰之行让我去了海牙——荷兰的外交首都。那是一个美好的城市，有很多屹立几百年的宏伟官方建筑。海牙是众多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包括11个不同的国际法庭，其中6个刑事法庭最初由联合国设立，来处理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战争暴行，比如柬埔寨、卢旺达、黎巴嫩。那时，这些法庭在积极裁决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巴尔干地区的冲突中各方犯下的战争罪行。

我访问海牙时，当时的美国大使——尊敬的辛西娅·施耐德，热心地在大使官邸为我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很多年轻的美国律师在海牙工作，因为那里是深入学习《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绝佳之地，大使邀请了许多律师来参加那次聚会。在聚会期间，我置身于一群美国青年男女律师之间，所有人一致认可一件事：海牙是展开种种惊险法律小说的完美背景。

关于什么因素造就一本优秀的小说，我得到了不少建议，礼貌说来，大部分建议并不可行。但这个建议确实让我觉得有可能。我没有意识到要写一本关于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律小说，我把这个想法藏起来，不时思考。

最后，我意识到可以将这个背景与我一直以来非常好奇的吉卜赛人结合起来。考虑到自从公元9世纪他们离开印度以来，四海为家，我猜中国也有吉卜赛人，虽然吉卜赛人有明确的特征，他们拒绝完全接受当地的文化和观念，很可能会给他们在的生活带来麻烦。

毫无疑问，他们在其他地方也遇到了严峻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没有一个群体比吉卜赛人受到的蔑视和惩罚更深重，尽管如此，他们继续固守自己的价值观，这让吉卜赛人很难找到工作或接受教育。我想到创作这样一个主人公，他努力在西方司法制度下被指控的数百位吉卜赛受害者伸张正义，因为这种文化冲突给小说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例如，众所周知，吉卜赛人拒绝告诉外人真相。他们怎么能够遵从我们的司法制度，在法庭上起誓说真话？

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英雄是比尔·腾·布姆，一位有荷兰血统的美国人，50出头，他同意成为海牙国际刑事法庭（ICC）的一位检察官时，抛弃了生命中的一切——他的婚姻、他的家庭和他的律师职业。

国际刑事法庭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机构。虽然联合国的成员国大体上赞同需要一个永久的战犯法庭，但是这个法庭仍受到了掣肘，因为许多世界强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最终拒绝加入，他们担心这个法庭会侵犯他们的国家主权。基于小说中解释过的原因，我认为这些担忧可以理解，到头来却不合时宜。虽然我最初开始写作时，没有强硬的立场，我逐渐意识到国际刑事法庭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机构。重要的是，世界上有一个法庭让那些历史恶魔——在战争和政治动乱期间犯下暴行的人受到谴责。在这里，文明战胜混乱，可以为饱经创伤的人们启动调解进程。

尽管如此，《证词》不是我个人的临时讲台。它是关于2004年波斯尼亚400名吉卜赛难民一夜之间莫名消失的故事，当时这些人所在的难民营附近有数千名美军在维持和平。对腾·布姆来说，这是通向难以名状的真相的旅途，包括有关他自身的真相。我希望你们享受与他同行的旅程。

斯科特·特罗
芝加哥，2018



目录 CONTENTS

序 幕

Ⅰ

海 牙

020 重新安置——2015 年 1 月 8 日

028 海牙——2015 年 3 月 2 日

033 开始工作——3 月 3—4 日

Ⅱ

推 动

044 指令

049 安顿下来——3 月 11 日—4 月 8 日

056 梅里威尔——4 月 10 日

070 进餐

III

波斯尼亚

- 078 阿提拉——4月11—15日
- 088 蓝灯
- 094 巴鲁普拉——4月16日
- 101 莉吉
- 110 仍然是个吉卜赛人
- 117 懊悔

IV

以供备案

- 126 记录——4月16—23日
- 134 莱顿——4月24—26日
- 142 实验室——4月29日
- 149 会面——4月27日—5月10日
- 156 交易——5月15—28日

V

困扰

- 170 本垒打——5月30日—6月1日
- 186 再次埋葬——6月2日
- 196 回到盐矿
- 208 为什么——6月3—4日

VI

卡耶维奇

- 220 谁在那里? ——6月4—9日
- 232 亲自前往——6月10日
- 240 回到海牙——6月10—13日
- 251 新证人——6月15—16日
- 259 埃米拉——6月17—19日
- 266 卡耶维奇——6月23日

VII

在洞穴中

- 284 战争和真相——6月26—27日
- 294 洞穴——6月29日—7月2日
- 300 谬误——7月3—6日
- 311 家——7月6—7日

VIII

触犯法律

- 318 弗利广场——7月9日
- 327 保密——7月9—10日
- 340 外来的声音——7月10—11日
- 353 坏人——7月11日

附言



序 幕

2015年3月5日

“有很多人。”证人说。他又瘦又黑，肤色像橡果一般，坐在证人席，他的律师旁边。他看上去和起跑线上的短跑运动员一样紧张。

“多少人？”我问道。

“18个？”他自问道，“或许更多。20个？20。”他确认道。

证人名叫费尔科·林奇克，不过在国际刑事法庭的卷宗里，他将只被认定为证人1号。为了保护他，一道帘子将大审判室里的证人区域隔绝开来，经由电子处理后，费尔科的声音和形象在传播到少数旁观者以及网络上时变形失真。我站在离检察官席几英尺的地方，开始惯常的开场白：费尔科，年龄38——虽然他看上去老得多，2004年4月27日那天他住在那里，那个地方在波斯尼亚语里称为巴鲁普拉。

我问费尔科：“有人跟你一起住在巴鲁普拉吗？”

费尔科仍然转向右边，听着耳机里翻译的声音。

“我妻子，三个女儿，还有我儿子。”

“你一共有几个孩子？”

“六个。但是有两个女儿已经嫁人了，跟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

我拿起一张小照片，有折痕，已经磨旧了。

“早上你来的时候，是否给了我一张你和家人的旧合照？”

费尔科表示认可。我宣告这张照片将被标记为物证P38。

“38？”首席法官高塔姆问道。法官席上共三位法官，全都神情冷漠。他们身穿黑袍，袖口和深蓝色的腰带光彩夺目。依据欧洲大陆风俗，我也戴着同

样古怪的白色亚麻领巾，称作“花边饰带”，系在下巴下面。

“现在请看你面前的电脑屏幕。上面的那张照片，P38，是否与你家人在2004年4月27日时的状况十分相似？”

“三女儿，她那时已经高多了。比她母亲还高。”

“不过大概来说你们那时就是这个样子，你、你的妻子和这些孩子仍然在家？”

他再次凝视显示器，表情逐步演变到些许无可奈何，最后才说是的。

我问起另一个问题，但是费尔科突然从证人席后站了起来，冲我挥手，用吉卜赛语表示抗议，说的话让译员都震惊得不愿翻译。刹那间我意识到这张照片让他不安。埃斯玛·斯扎尼，最初将费尔科的案子递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出庭律师，站起身试图安抚他，一头瀑布般的黑发近得足够暂时遮住费尔科。与此同时，我请求副司法常务官把这张旧照片归还给费尔科。等她归还后，费尔科用双手握住它，又端详了一秒，然后把照片利索地放进他的衬衣口袋，重新在埃斯玛旁边落座。

“在P38里，你们正后方就是你家吗？”

他点点头，法官高塔姆让他大声回答，以便法院书记官录下他的回应。

“那么背景里其他建筑呢？”我问道，“谁住在那些房子里？”“房子”是赞誉了，照片里那些住宅简直可以说是棚屋。每一个都是巴鲁普拉的居民利用废旧材料随意搭建的，他们将木材或旧铁柱敲入地里，再用蓝色柏油帆布或者塑料薄膜搭起来。也有大块建筑材料，特别是几片旧屋顶，那是从附近房子的废墟里捡来的，它们在波斯尼亚战争中遭到了毁坏。2004年时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九年了，但仍不乏残骸，因为没人知道哪些地方设了陷阱或是布了雷。

“人们（the people）。”关于他的邻居，费尔科这样回答。

“在吉卜赛语里，‘人们’是指‘吉卜赛人’（Roma）吗？”

他再次点头。

“为准确起见，英语中表示吉卜赛人意思的一个更常见的词是Gypsies。”

“Gypsy。”费尔科重复了这个词，果断地点了下头。那很可能是他知道的

唯一的一个英语词汇。

“呃，我们还是使用‘Roma’。只有吉卜赛人住在巴鲁普拉吗？”

“是的，全是吉卜赛人。”

“大概多少人？”

“大约 400。”

“现在我请你再次看向电脑屏幕，马上要显示物证 P46。你们住在那里的
那段时期，巴鲁普拉大体上是这样吗？”

埃斯玛弄到了几张巴鲁普拉和周边区域的照片，照片是一家国际救援机构
在 2000 年拍摄的。我展示的这张显示的是这个营地的远景，在一个险峻的陡
坡边，高低不平的住宅挤在一起。

“你和其他吉卜赛人住在那里住了多久？”

费尔科上下摆动他的头。“五年？”

“你和你的家人还有巴鲁普拉的其他人，在那之前在哪里，如果你可以透
露的话？”

“科索沃。我们 1999 年从那里逃离。”

“因为科索沃战争？”

“因为阿尔巴尼亚人。”他回答道，再次沮丧地摆动他的头。

“那么再回到 2004 年 4 月 27 日那天的最后几小时。大约 20 个人出现在
巴鲁普拉的吉卜赛人难民营，对吗？”我们再次等待耗时费力的翻译过程，他
们要开启法庭上的一块地板，译员被安置在那里的一扇窗户后面。我的问题首
先由英语转换为国际刑事法庭的另一官方语言法语，然后由第二位译员翻译成
吉卜赛人自己的语言吉卜赛语。回答以同样的方式返回，宛若一个波浪自海岸
荡漾开去，最终抵达我的是女译员故作浑厚的英式英语。不过，这一次，程序
简化了。

费尔科一听到用他的语言问出来的问题，就用吉卜赛语答道：“对。”辅以一个断然的点头。我们都明白了。

“他们是什么人？”我问，“他们看上去是专业人士吗？”

“Chetniks（游击队员）。”

“请向法官形容一下你用这个词要表达的意思。”

我俯身靠向古斯，他是指派给这个案子的调查员，红脸高个，坐在我旁边的首要检察官席位上。

“到底什么是游击队员？”我轻声问。在那一刻之前，我以为工作三天以来，我还算表现出色。这里的一切——法庭、我的同僚们、国际刑事法庭严正的礼节和烦琐的程序，我都不熟悉。我穿的黑袍和戴在下巴下面的领结让我感觉似乎我在演一场中学的戏剧。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没能有机会提前与证人交谈便讯问。就在埃斯玛护送费尔科·林奇克进入法庭前的几秒钟，我在走廊第一次见到他。与他握手时他仅握住我的手指尖，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我就明白他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

“他们应该是士兵，”关于游击队员，费尔科解释道，“他们就是杀手。”

现在，古斯用整齐的笔迹在我们之间的拍纸簿上写好了他关于游击队员的说明：“塞尔维亚非法军事组织成员。”

“这些游击队员穿什么样的衣服？”

证人席边，费尔科穿着褪色的斜纹布裤子、无领白衬衫、深色背心，戴一顶淡黄色的馅饼式男帽，我们没人想到让他在法庭摘下帽子。所有一切——他看上去折断过几次的长鹰钩鼻，他的帽子，他浓密的黑胡子，那可能是一块化妆油彩污迹，让费尔科像是马科斯兄弟^[1]丢失的孩子。

“军装、工作服、防弹衣。”费尔科说。

“他们的制服上有徽章或者其他标记吗？”

“我不记得。”

“你能看到他们的脸吗？”

“不，不，他们戴着面具。游击队员。”

[1] 马科斯兄弟：美国杂耍、电影戏剧家族，于20世纪30年代组成戏剧团。（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什么样的面具？你能描绘出有什么特征吗？”

“巴拉克拉瓦盔式帽，黑色，滑雪用的，只能看到眼睛。”

“他们带着武器吗？”

费尔科再次点头。为了强调回答要大声，法官高塔姆敲击麦克风银架，制造出了广播般的重击声。麦克风银架立在她、费尔科、我和环绕法院的一排排桌子边的40个其他座位前面，这些座位通常是留给辩护律师和受害者代理人的，但是今天的审前诉讼中，只有原告一方，因此这些座位没有人使用。

大审判室是现代荷兰风格，大概100英尺宽，竹木地板、芥末颜色的黄桦木家具和护墙板。设计理念偏爱简约胜过气派。装饰元素中最精巧的莫过于桌子的闭合式面板，以及法官身后那堵墙上的木屏风，那里也显现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白色圆形标志。

费尔科一表示肯定，我便问道：“你能认出他们携带的武器吗？”

“AK，”他说，“扎斯塔瓦。”

“是扎斯塔瓦 M70 吗？”那是南斯拉夫军队的突击步枪，“你怎么认出那是扎斯塔瓦的，先生？”

费尔科颀然抬起手，脸上再次浮现出一连串凄苦的表情。

“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他说。

古斯在电脑屏幕上调出了一张武器照片，就在麦克风旁边立起。那是一挺卡拉什尼科夫式冲锋枪，带折叠式枪托，弧形的弹匣上是木制长护木。很多年前我在金德县第一次见到扎斯塔瓦，那时我对街头帮派提起公诉，他们的武装总是比警察的更好。

“那么游击队员到达时，你在哪里？在你家吗？”

“不，我在茅房^[1]。”我已经对译者表示怀疑，她的上层社会的腔调，显著地提升了费尔科的语法和词汇选择。基于我对他简单的了解，我相当确定他从未说过类似“privy（茅房）”这种比较高级的词。

[1] 原文为 privy，指（户外）厕所，茅房，这是很老的说法。

“为什么你在茅房？”

这个问题最终到达费尔科那里时，他惊讶地猛然向后颤动，缓缓地抬起手掌。法官席上的法官们、坐在法官下面的登记人员、检察官办公室我的新同事们，以及我身后桌子旁几十个观看这场前所未有的审讯的人都笑了起来，笑声在法庭回荡。

“我收回这个愚蠢的问题，阁下。”

古斯抬起一张红润的圆脸，友好地冲我微笑。这一滑稽时刻似乎逗乐了所有人。

“阁下，是否可以这样说：有需求让你醒来，让你在午夜去了茅房？”

“对。”费尔科说着，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好的，如果你在茅房，先生，你怎么能看到这些游击队员？”

“门上头有一处用来通风的空间。茅房里有个脚凳。听到他们进入村子的喧闹声响时，我把门打开了一条缝。一看到是游击队员，我就锁上门，站在凳子上看。”

“那个地方有灯吗？”

“茅房上有一盏带一个电池的小灯。那晚也有月光。”

“在你察觉到游击队员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在茅房吗？”

法庭里有几个人再次咯咯笑起来，认为我显然又闹了笑话。

“起初是，”费尔科说，“奔跑和尖叫开始时，我看见我儿子在瞎转。他迷路了，哭了起来，我迅速打开门，把他拉了进来。”

“你儿子多大了？”

“三岁。”

“你抓住你儿子时，做了什么？”

“我捂住他的嘴让他不要出声，等他明白不能说话后，我再次站到凳子上。”

“我想问一下出现尖叫时的情况。不过在那之前，说说你可能听到的其他声响。首先，这些游击士兵，他们说过话吗？”

“是。”

“对吉卜赛人，对他们自己，还是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好的。那他们怎么对吉卜赛人说话？”

“有个人有一个电子喇叭。”他指的是电子喇叭筒。

“那个士兵说什么语言？”

“波斯尼亚语。”

“你说波斯尼亚语吗？”

他耸耸肩：“我懂。跟他们在科索沃说的有点像。虽然不一样，不过我多半都懂。”

“他听起来像你认识的讲这种语言的其他波斯尼亚人吗？”

“不完全像。词语是对的，像老师。但是在我听起来，仍然不对劲。”

“你是说他有外国口音吗？”

“是。”

“游击队员对彼此说话吗？”

“很少。多数情况下是用手。”费尔科用他细长的手指，在空中打手势示范。

“他们是用手语吗？”头顶一阵停顿。显然，“手语”这个词在吉卜赛语里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不过，最后，费尔科再次表示肯定。

“你是否听到士兵们对彼此说过什么？”我问道。

“他们在茅房附近时，我听到了几句低语。”

“这些话是什么语言？”

“我不知道。”

“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语言吗？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塞尔维亚语？你听得懂这些语言吗？”

“差不多。”

“你听到的词是这些语言吗？”

“不，不，我觉得不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外国的，外来的，我听不出来。但那些话极少。”